

王弼注《易》若干佚文考论[※]

——兼论王弼注《系辞》问题

◎ 杨鉴生

【摘要】 文章在前贤辑录《谷梁传注疏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中王弼佚文的基础上，结合新发现的《谷梁传注疏》一则王弼佚文，讨论王弼佚文的义理和价值，在此基础上，探讨王弼注《系辞》问题。

【关键词】 王弼；《周易》；佚文；《系辞注》

【中图分类号】B222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8-0139(2010)04-0062-5

据历代相关书目记载，王弼著有《周易注》等十种著作，但流传下来仅《周易注》六卷、《老子注》及《周易略例》的部分内容，学者陆续辑得《论语释疑》和《老子指略》部分内容以及与《周易》相关若干条佚文，并做了大量有益的考释和论证。笔者新近又从《谷梁传注疏》发现一条王弼佚文，本文试图在前贤的成果基础上，结合此则佚文及其他与《周易》相关若干条佚文做进一步的考察，并就王弼是否著有《系辞注》的问题略加讨论。

一、《谷梁传注疏》王弼佚文考

在讨论新佚文前，首先得谈及王葆玟先生从

《谷梁传注疏》发现的一条王弼佚文：

注云“不可以刚柔滞其用，不得以阴阳分其名”者，《易·系辞》云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，王弼云：“一阴一阳者，或谓之阴，或谓之阳，不可定名也。夫为阴则不能为阳，为柔则不能为刚。唯不阴不阳，然后为阴阳之宗；不柔不刚，然后为刚柔之主。故无方无体，非阴非阳，始得谓之道，始得谓之神”是也。

此条佚文虽出自《谷梁传注疏》杨士勋对《谷梁传·庄公三年》“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”疏解，实际上是对范宁《集解》引徐邈“不可以刚柔滞其用，不得以阴阳分其名”一句的解释，王葆玟先生

※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(20080430639)、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(2008FWX014)阶段性成果。

〔作者简介〕杨鉴生，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，河南 商丘 476000。

强调佚文中的“不柔不刚”又见于王弼《老子指略》

“五物之母，不炎不寒，不柔不刚”，且该佚文与《系辞上》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韩康伯注文文字不同，从而判定这则佚文的可靠性，应该说这一结论是站得住脚的。楼宇烈先生《王弼集校释》修订版将其收于附录中，代表学术界认可其为王弼佚文。不过，其中的某些看法仍有讨论的必要。“一阴一阳者，或谓之阴，或谓之阳，不可定名也”一句，王葆玟先生以为这与《周易略例·明彖》中“一卦之主”之说相同，体现出王弼“一反汉人关于阴爻代表臣民，阳爻代表君主的旧说”，^①这一看法颇可商榷。其实这里王弼是从反面立论，意思是“道”包涵着“阴”，也包涵着“阳”，但“道”又不是有形的“阴”、有形的“阳”可以命名的。王弼这一思想可谓与《老子注》一脉相传。《老子》二十五章“吾不识其名”王弼注曰：“名以定形。混成无形，不可得而定”；“强为之名曰大”王弼注曰：“责其字（定）之所由，则系之于大。夫有系则必有分，有分则失其极矣”。意思是道是无形的，也是无名的，如果可以命名的话，就不是无限的宇宙本体了。从后文来看，王弼是充分贯彻这一思想的，他把“一阴一阳”理解为“不阴不阳”、“非阴非阳”，以为“唯不阴不阳，然后为阴阳之宗；不柔不刚，然后为刚柔之主”，“无方无体，非阴非阳，始得谓之道，始得谓之神”。

王弼“非阴非阳”的本体论思想对郭象注《庄》影响颇大，其《逍遥注》云：“是故统小大者，无小无大也。苟有乎大小，则虽大鹏之与斥鷃，宰官之与御风，同为累物耳。齐生死者，无死无生者也，苟有乎生死，则虽大椿之与蟪蛄，彭祖之于朝菌，均于短折耳，故游于无小无大者，无穷也。冥乎不生不死者，无极也。”可谓承王弼一脉而来。后来韩康伯和孔颖达进一步引申为“在阴为无阴，阴以之生，在阳为无阳，阳以之成，故曰‘一阴一阳’也”^②。

“一谓无也。无阴无阳，乃谓之道”^③。

其实，杨士勋这一则注中，还保留者王弼另一条佚文，可惜被遗漏了：

柔刚者，即阴阳之别名也。故《系辞》又云：

“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”注云：“阳动阴静，刚柔之断也。”是刚则阳，柔则阴也。

杨士勋的生平事迹不详。据《春秋左传正义序》，杨士勋亦贞观中人，曾担任过四门博士一职，与孔颖达“对共商定”《春秋左传正义》^④，则杨士勋作为《五经正义》的参与者，当然深知《周易正义》的参定标准是“义理可诠，先以辅嗣为本”，他是不大可能引用其他人的注文。况且，此注已引用过王弼的注文，因此这里乃承前省略被引用者“王弼”二字。《周易正义·系辞上》“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”，韩康伯注曰：“刚动而柔止也。动止得其常体，则刚柔之分著矣。”则杨士勋所引注文并非韩注。有没有可能是杨士勋间接引用韩康伯注文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韩康伯注只提及刚柔与动止的关系，并不涉及与阴阳的关系，可见，王注与韩注之间尚有细微差别。

王弼的这条注，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《易传》中涉及阴阳、刚柔并不少，如《系辞上》“阴阳之义配日月”，《系辞上》“刚柔者，昼夜之象也”，《说卦》云“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”，《说卦》云：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”但《易传》论及阴阳、刚柔之间关系并不鲜明，更没有系统说明阴阳、刚柔、动静之间的关系。《淮南子》在《易传》的基础上论述了阴阳与动静关系。《人间训》云：“《易》曰‘潜龙勿用’者，言时之不可以行也，故‘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’‘终日乾乾’，以阳动也；‘夕惕若厉’，以阴息也。因日以动，因夜以息，唯有道者能行之。”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一《易》评此说：“以阴阳言日夕，《易》说所未及。”汉末虞翻在《淮南子》基础上，

① 见王葆玟《〈谷梁传疏〉所引王弼〈周易大演论〉考释》，《中国哲学史研究》1983年第4期。

② 《周易正义》卷七《系辞上》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，韩康伯注，李学勤主编标点本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68页。

③ 《周易正义》卷七《系辞上》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，孔颖达疏，李学勤主编标点本，第268页。

④ 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

谈到了阴阳、刚柔、动静之间的关系，他注“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”时说：“乾刚常动，坤柔常静。‘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’。”^①但虞翻只是分别谈论刚柔与动静、阴阳与刚柔的关系，而他注“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”为“分阴为柔以象夜，分阳为刚以象昼”，引用的是《系辞上》“刚柔者，昼夜之象也”说法，并未阐明阴阳与刚柔之间的性质关系。^②

王弼此注阐明三者之间本质关系，动与静是阳与阴性质，刚柔是阳与阴的功能，阴与阳只有在动与静中才能产生刚与柔，阳静阴动或阴阳有静有动，都不能产生刚柔。其后的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疏解此句，首句曰“天阳为动，地阴为静，各有常度，则刚柔断定矣”，正是在阴阳观基础上吸收了王弼观点来弥补韩注，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阴阳、刚柔、动静之间的关系。“阳动阴静，刚柔之断也”一句为王弼佚文，应是毋庸置疑的。

二、《毛诗正义》王弼佚文考

王葆玟先生于《毛诗正义》亦发现一条王弼佚文：

《毛诗》卷十九之一《周颂·清庙之什·烈文一章》郑笺引《周易·系辞传》“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”两句，孔疏引王弼云：不曰圣人者，圣人体无，不可以人名而名，故易简之主，皆以贤人名之。然则以贤是圣之次，故寄贤以为名。穷易简之理，尽乾坤之奥，必圣人乃能耳。此语不见于现存的王弼著作，亦不见楼宇烈所辑《王弼集校释》，然而，文中“圣人体无”一句见于何邵《王弼传》所引王弼的议论，是王弼的著名命题，则此文为王弼佚文应是可靠的。^③

不过，佚文出自《周颂·烈文》孔《疏》有误，此佚文实出自孔颖达对《周颂·清庙之什·天作》“彼作矣，文王康之。彼徂矣，岐有夷之行”郑笺引《周易·系辞传上》“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

之业”中“贤人”一词的解释。《毛诗》于每篇后均以“某几章，章几句”作结，王玄葆先生大概误会了《毛诗》体例，把篇后作结当成篇首提示，故把《周颂·清庙之什·天作》误为《周颂·清庙之什·烈文》，又把《烈文》仅有一章之“一章”误作第一章。

此外，王葆玟先生把“然则以贤是圣之次，故寄贤以为名。穷易简之理，尽乾坤之奥，必圣人乃能耳”当成王弼佚文亦值得商榷。“故易简之主，皆以贤人名之”一句与前文构成因果关系，与下文文脉并不连贯，“然则”一句与上文“若然，易简之义，穷天下之精，则圣人乃能”相承，与下文“文王可以当，大王则未能”相接，又与被解释句“而云‘贤人之德’、‘贤人之业者’”相应，显然属于孔疏内容。

《周易》王弼注从不用“寄名”的提法，《周易·系辞传上》“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”韩康伯注云：“天地易简，万物各载其形。圣人不为，群方各遂其业。德业既成，则入于形器，故以贤人目其德业”，与“不曰圣人者，圣人体无，不可以人名而名，故易简之主，皆以贤人名之”意思一致，显然袭用王弼说法，但他并不用“寄名”之说，亦可为证。

较早使用“寄言”一语的是嵇康，《琴赋》：“吟咏之不足，则寄言以广意”，但这里的“寄言”指运用语言来抒发情感，并没有特别的含义，郭象《庄子注》则运用“寄名出意”的方法来论证造物无主的本体观，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，以后，孙绰有“庄子多寄言”之语（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《文选》李善注）。孔疏当是受郭象《庄子注》的启发，用“寄名”的方法对“贤人”、“圣人”的关系加以发挥。孔颖达疏“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”云“行天地之道，总天地之功，唯圣人能。然今云贤人者，圣人则隐迹藏用，事在无境”，在逐

① 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卷六五《系辞上》引，李道平《周易集解纂疏》，潘雨庭点校，中华书局1994年，第542页。

② 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卷六七《说卦》引，李道平《周易集解纂疏》，第692页。

③ 《正始玄学》，王葆玟著，齐鲁书社1987年版，第10页。

层疏韩康伯注后末一句云“然则本其虚无玄象谓之圣,据其成功事业谓之贤也”,无论从内容还是注疏的行文来说,都可证明“然则以贤是圣之次,故寄贤以为名。穷易简之理,尽乾坤之奥,必圣人乃能耳”应为孔疏内容,而不属于王弼佚文。

李学勤先生主编标点本《毛诗正义》亦持同样看法^①:

王弼云:“不曰圣人者,圣人体无不可以人名而名,故易简之主,皆以贤人名之。”然则以贤是圣之次,故寄贤以为名。穷易简之理,尽乾坤之奥,必圣人乃能耳。

三、李善《文选注》王弼佚文考

王弼另一则佚文,出自《文选》卷六《魏都赋》“得闻上德之至盛,匪同忧于有圣”句李善注引王弼《周易注》曰:“不与圣人之忧,忧君子之道不长,小人之道不消,黍稷之不茂,荼蓼之藩殖。至于乾坤,简易是常,无偏于生养,无择于人物,不能委曲与彼圣人同此忧之。”张云璈《选学胶言》卷四说:“今本《周易注》无此文,当是王肃注。”李善所引当是注释《系辞》上“显之仁,藏之用,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”一句。如果联系王弼“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,同于人者五情也”圣人有情论来看,与“不能委曲与彼圣人同此忧之”相矛盾,张云璈说法似乎有理。然而,《文选》第四十七卷袁宏《三国名臣序赞》“形器不存,方寸海纳”李善注先引《周易》曰“形乃谓之器”,再引王辅嗣曰“成形曰器”,两次引用王弼注,显然李善并没犯错。或认为《系辞》上“形乃谓之器”句韩康伯注亦曰“成形曰器”,这里的王弼应是韩康伯之误。但王弼注《老子》二十九章“天下神器”句曰:“神无形无方也,器。合成也。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。”正表明器乃有形而合,神器则为“无形以合”。显然,韩康伯注曰“成形曰器”乃直接采用王弼注。李善还不至于糊涂到把王肃当王弼,把韩康伯当王弼。钱钟书《管锥编》亦把《魏都赋》注当成王弼文加以引

用。

这里不得不讨论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,王弼是否注释过《系辞》?今天学者大都相信南齐陆澄“弼于经中已举《系辞》,故不复别注”和隋代陆德明“其《系辞》以下,王不注,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”的说法。然而,王弼是否给《系辞传》作注的问题,有待辨正。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二十八《钟会传》注引何劭《王弼传》云“弼注《易》,颍川人荀融难弼《大衍义》”,则荀融所问难的显然是王弼《易注》中“大衍义”,今《系辞传》“大演之数五十,其用四十有九”韩康伯注引王弼说,即为佐证,《周颂·清庙》之什·天作》、《谷梁传》杨士勋《疏》所引明确为王弼注,李善《文选》两次引用王弼《易注》,隋萧吉《五行大义》引王弼注,这些都提供一系列证据。可见,现今《系辞传》只存韩注而无王注,并不能就可直接否定王弼没有给《系辞传》作注。陆澄云“弼于经中已举《系辞》”,这是事实,但说王弼因此“故不复别注”,未必为确。

颇为耐人寻味的是,作为经文之首的《乾·初九》,王弼只说“《文言》备矣”,而不以注释。对《乾·大象》、《乾》、《坤》之《文言》也几乎不加解释。今天所传《周易》王弼本,是把《文言》、《象》、《彖》置于经下,而王弼亦用《文言》、《象》、《彖》释经,他当然用不着对《易传》逐句解释,而是有所选择。《易传》尤其是《系辞》作为后代“象数易”与“义理易”的理论渊薮,两派易学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加以阐发,从王弼留存的这几则《系辞注》佚文来看,大都集中于讨论“以无为本”的本体观,至于其他方面,既然王弼已经用《系辞》解经,当然不可能也没必要再对《系辞》详加解释了。因为《系辞》为《易传》中篇幅最长的部分,加上王弼对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不以解释,王弼《系辞》些许注释淹没在浩大的篇章中,容易被人忽视。由于王弼《系辞注》简单零碎,不能满足时代需要,西晋韩康伯体袭王弼玄学衣钵,加以详细注释。东晋时期,王弼《易注》风行一时,

① 《毛诗正义》,李学勤主编标点本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下册,第1295页。

谢万、桓玄诸人亦注《系辞》，祖述王弼，这种情况下，王弼《系辞注》逐渐散逸。然而，韩康伯、谢万、桓玄等人《系辞注》并未被奉为与王弼经注等量齐观，所以官方只取王弼六卷《易注》为教科书。南齐陆澄为给郑玄《易注》争立学官，就以王弼《易注》不完整为借口。南朝时期，《周易》学官争夺其实就是郑、王之学的争斗，大概拥护王学者，为了

不再遗人把柄，遂把最得王弼精髓的且对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亦有注释的韩注附于王弼《易注》后。所以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有王弼六卷《易注》与王、韩十卷《易注》并存的现象。由于存在王、韩合注的十卷《易注》，就给人造成“《系辞》以下，王不注，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”的假象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(魏)王弼、(晋)韩康伯注，(唐)孔颖达疏. 十三经注疏本·周易正义[M]. 中华书局，1965年影印本.
- [2] (清)皮锡瑞. 经学通论[M]. 中华书局，1954.
- [3] 汤用彤. 魏晋玄学论稿[M].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.
- [4] 刘大杰. 魏晋思想论[M].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.
- [5] 许抗生、陈战国. 魏晋玄学史[M]. 陕西师大出版社，1989.
- [6] 田永胜. 王弼思想与诠释文本[M]. 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03.
- [7] 王晓毅.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[M]. 中华书局，2003.
- [8] 余敦康. 魏晋玄学史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.
- [9] 王晓毅. 王弼评传[M]. 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6.
- [10] 张善文. 象数与义理[M]. 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3.
- [11] 钱钟书. 管锥编[M]. 中华书局，1986.

(责任编辑 李远国)

